

《格言》就是力量丛书



太阳 月亮·星星



总策划 格言杂志社

主编 李彤

副主编 刘京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格言》就是力量丛书

太阳·月亮·星星

总策划：格言杂志社

主 编：李 彤

副主编：刘 京

TAI YANG · YUE LIANG ·

XING XING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言读本: 太阳·月亮·星星 / 李彤主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6.12
(《格言》就是力量丛书)
ISBN 7-80699-874-8

I. 格... II. 李...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世界
IV.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9314 号

责任编辑: 李金秋 盛学国

封面设计: 胡凝

太阳·月亮·星星

(格言·读本)

总策划 格言杂志社 李彤 主编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 0451-82159787

E-mail: hrbcbbs@yeah.net

网址: www.hrbcb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5 字数 17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874-8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Contents

格言·读本——太阳·月亮·星星

▶▶ 我们泄露了花儿的秘密 1

燕京以北，湘江以南	落草火子	2
生如夏花	尔麦格米	8
猫妖·猫妖	魏姣	14
矮竹竿的春天	快刀青衣	20
在下一个雨夜	挪威的森林	25
第8种武器	呢喃的火花	30
所谓爱情	王雄成	37
当秀才遇到兵	盛世百合	42
我所记得的告别	夏樱桐	47
完美的拼凑	咿咿呀呀	52
莫小小与张狗剩的似水流年	许如	58

▶▶ 小生偏不有礼 63

朋友	余华	64
夕照坡上的火车	陈吉文	72
在阳光下	小饭	79
少女的祈祷	毕亮	83
我爱你，与你无关	宁夏	89
谁是我生命的天使	海宁	96
小耗子	[埃及] 台木尔	101





▶▶ 未具名情节 105

唐门少女的千千心结	罗洁	106
传说时代	李建颖	111
第五十一条龙	[美] 黑伍德·布鲁恩	116
天幕坠落	[美] 大卫·赫尔	122
流亡的夜	霍扑·黑岩	128
千万不要弄丢你的钥匙	鲁奇	134
天上有贼	尹欢	139
琵琶如血琵琶行	凌九九	144

▶▶ 时光部落里的记忆 151

随风吹笛	林清玄	152
有些鸟儿我们是看不见的	李城	154
时间怎样地行走	迟子健	156
灯火的温情	叶延滨	158
旷野的秘密	半文	160
对一朵花微笑	刘亮程	162
生命的足音	达亮	164
风中的马蹄灯	钟杰卓	166
歌谣	陈洪金	168
思想的树叶	张佐香	170
高原随想	李钢	172



▶▶ 在黑暗中携手同行 175

我唱自己的歌	顾城	176
整个春天.....	于坚	178
一粒石子犹如一句格言	萧春雷	180
阳光中的向日葵	芒克	182
八月：梦见梦想	天骄	184
第三个月亮	姚学礼	186
一朵青莲	蓉子	188
回旋	江河	190
谁打扰了我的冬眠	段绍任	192



Contents

目录

我们泄露了花儿的秘密

莲花、白兰、茉莉、栀子、凤仙、莛萝、

喇叭花、牵牛、石榴、油菜花、合欢花、





燕京以北，湘江以南

◎ 落草火子

A 湘南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座城堡，古色，斑驳，城墙上有着青苔，阳光的影子照在上面，它们蔓延成一幅幅明灭涣散的画。

在这座城堡里，我要一个人居住，白天巡行，夜里打更。

当然，这只是幻想，幻想而已。可是想着想着我就会很开心，很开心我就会接着没完没了地幻想。我想我是无药可救了。

我18岁，大一。我叫蔡湘南。我出生在湘江以南，一个弱小但美丽的城市。

有时候，我的确是凛冽而尖锐的。比如，我有一个哥哥，他很英俊，英俊得让所有男孩子嫉妒，他高中的时候开始带女孩子回家，我鄙薄这行径，于是用恶毒的言语赶他出去。终于，在某个夏天的午后，我们宣布分道扬镳。

时间长了，对我而言，这一个哥哥，有或没有，似乎都一样，我觉得无所谓。

何况，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兄弟，和我哥一样，他也有咄咄逼人的英气，但他很善良，并且，有惊人且罕见的豁达。他总是能够容忍我的孩子气，然后微笑着说：“湘南，我知道你是对的，可是你总要放人家一条生路啊。”

听起来仿佛我就是魔鬼撒旦，我忍不住大笑，笑过之后心情就会变得很明亮很开阔，像大雨清洗过的天空，湛蓝湛蓝的。

有这么一个兄弟，我觉得比拥有一个哥哥要幸福一百倍。

他叫燕北。燕京以北。燕北的血管里汩汩流淌着北方人的血液，豪爽、热情，可是外表安静，一点都不张扬。我喜欢和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

只是有时候，他也会落寞。看着他面容模糊神情恍惚的样子，我会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只是安静地把手指插在衬衣口袋里，默默地陪着他走很长很长的路；或者，一起仰望天空，且听风吟。

幸好这种情况出现得不多，燕北总是会很快回过神来，脸上的忧伤转瞬即逝，然后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努力地微笑。



他知道我是心疼了。所以不快乐也要装作快乐，好让我开心。

可是他不知道这样我会更加难过。我多想湘南你真没用，燕北这么不开心，你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都是大学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18岁，我在长沙，他在武汉。据说他那所大学是全国风景最美丽的大学，有好看的樱花和银杏树，还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

B 燕北

我18岁了。我像一株热带植物，生长得迅速而热烈。

18岁那天，我在心里默默念这个命题三遍：我成年了，我成年了，我成年了。然后我预感到生命在这里会狠狠打一个结。

暮色四合的时候，湖边的路灯刷一下亮起来，水里的倒影像是青春在滚滚燃烧。我可以清晰地听见樱花呼啸的声音和时光马不停蹄的轰隆声。

我在武汉怀恋我的燕北，我的湘南。

燕京以北，湘江以南。

我的燕北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人们都长得很挺拔，像乔木，面容温和善良，他们让我景仰，同时，感觉温暖。街道上有一些英俊少年，他们把单车骑得贼快，随时就要飞起来似的；女孩子则穿着很招摇的鲜艳衣裳，一边气喘着一边还要尖叫。

我想这就是美好。这是一座美好的城市。

我经常在马路上和伙伴们疯狂地飙车，在同学的恶作剧之后不介意地一笑，在课堂上乖乖迎接老师的赞美，在美术课上画唯美而安静的水彩。没有呐喊，没有夸张，更没有抽象。

15岁，爸爸与同事互调工作，我们一家三口离开燕北，来到湘南，在这个植物气息浓烈的江南小城安定下来。

不错，这里的鲜花常年在街道上开放，树冠庞大的香樟树是那样温柔、好看。

在湘南，我认识了蔡湘南，一个英俊而倔强的男孩子。

第一次见他，他桀骜的眼神就刺痛了我的心脏，我突然想起哥特式教堂的塔顶，那尖尖的，直刺穹隆的塔顶。它们都一样让我震撼。

我在心底对自己说，这个男孩子，他会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的预感是对的，几天之后，我们已经并肩走在氤氲着清香的街道上，湘南像燕北的朋克或古惑仔那样，不停地吹口哨或者唱歌。他是很活跃的男孩子，而我则相对安静。这很好，我分享他的青春。

很多次，他跟我说起他哥哥，说那个读着高三的帅气大男孩，他对弟弟的态度是



那样冷血，不闻不问。

看他愤愤的表情我总是忍不住发笑，他的哥哥我见了，性格张扬但绝对善良的一个人。我说：“兄弟啊，我看你哥挺好，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他倔倔地摇头，说：“我不信。”

真是任性又骄傲的孩子，要我說什麼好呢。我什么也没说，我相信时间的力量。

④ 湘南

我至今都记得15岁那年与燕北的相遇。

燕北穿白色的棉布衬衣和米色长裤，落落无尘，身材挺拔，像白桦树，手指很长，似乎有做艺术家的天赋和气质。

燕北说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可是用他的嗓音说出来，有江南的湿润和柔和，一样的好听。

燕北微笑的样子最好看，淡定、干净、透明，远远瞧着，还有一点点离群索居的味道。你看了都忍不住想被感染，想和他一样，有酷酷的笑容，做上帝的宠儿。

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可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后来我才知道，燕北不是土生土长的湘南人，他来自燕京以北。

知道这些，是在我们做了同桌之后，他给我讲他的家乡，那里有一座基督小教堂，每当做礼拜，人们的嘴里吐出鲜花一样芬芳的句子。他说他是喜欢鲜花的孩子，痴迷而执著。

我笑了。我相信他。不过我更愿意想象教堂的样子，我把它幻想成一座古堡，我在里面，肆意而自由地奔跑，从城墙的东面跑到西面，又跑到北面。我长久地痴迷，忘却时间。

你们注定了要做一辈子的兄弟，某一天在大街上，算命的先生说：“这是宿命，你们谁也无法逃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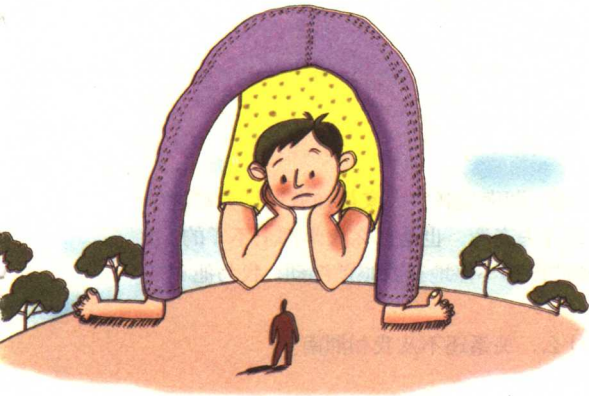
“我们都不想逃脱。”我和燕北抢着说。

后来混熟了，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第一次，我吃惊于他的居室那完美的对称和统一。比如，柜子是南北相对的两套，橙黄色，枕头并肩而放，书桌是连体的那种。衣橱里，挂着两套一模一样的Adidas运动服，还有同样的运动鞋，甚至，在不起眼的抽屉里，那些被遗忘或珍藏的童年玩具都是成双成对的。

总之，在他那里，我很难找到孤立的东西。它们就像是彼此的身体和影子，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在一起。

他妈妈更有趣，她竟然说，这样家里像养了两个男孩子，热闹非凡。

我叫他妈妈阿姨，阿姨却像叫燕北一样，大声地叫我儿子，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不过我知道阿姨是真的对我好。他们一家人对我都挺好。虽然他的工程师爸爸平日里沉默少言，可是我去后，他竟然会“勾引”我和燕北陪他喝酒，好容易成功了，又只让我们喝一点点。

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后来阿姨把燕北的很多东西都送给了我，她说，与其“像”养两个男孩子，不如就当真养两个。湘南和燕北，你们都是我的乖儿子。说着说着，她的眼睛竟红了起来，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氤氲在里面。我想阿姨是真喜欢我了。我鼻子一阵发酸，我说：“这是真的吗？我和燕北就要做亲兄弟了。”

亲兄弟。这三个字让我感觉温暖。

再后来，我穿着和燕北一模一样的 Adidas 运动服和运动鞋去了学校，同学都说，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双生子，都有俊朗的面孔和挺拔的身体。

我沉浸在种种未曾体验过的赞叹和惊呼里面，幸福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4月，燕北15岁生日，阿姨买了两个蛋糕。我们一起唱生日歌。阿姨开心得哭了，叔叔也高兴，喝了很多酒。那一天我们都很放肆地幸福，仿佛全世界是我们4个人的一样。

那一年，我总共过了两个生日，燕北也是。我的生日是夏至，6月21日。

B 燕北

15岁那年我过了两个生日，第二个是在湘南家里过的。夏至。

那一天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太阳升得很高，光线被茂密的香樟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像碎碎的水银撒在地上，一点也没有章法。

湘南就是在这样的光线里生长了15年，有凛冽的性格和灿烂的笑容。然后与我相遇。流年。光华。童年。暗影。

那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出了一点点意外。

湘南哥哥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因为打架，他被开除了。

他叫蔡箫辽，高三。我常常在学校里看着他穿着破旧的牛仔裤，脑袋埋在长长的头发里面，或者神情漠然地望着天，身影流动着恍惚的气息。他是那种讨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英俊就英俊得要死，颓败就颓败得有型。只是，他不讨老师喜欢。通常，当我们碰面的时候，他会收敛起孤傲的眼神，态度温和地说：“燕北，你好。”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距离高考仅剩15天。

我一直担心他家里会有轩然大波，可是没有。湘南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再说，箫辽的功课糟糕透顶，就算让他去高考，也是什么大学都上不了的。

我苦笑。回家后，箫辽沉沦的背影和疲惫的眼神不停地在我眼前浮动，我为他和湘南感到心痛。

他们本应该是和谐的一对兄弟，可是为什么，关系还不及我和湘南。

箫辽第二天便南下去了深圳。

我们去送他，我吃惊地发现他的长发和配饰藏刀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百分百的阳光少年。棱角分明的面孔和四溢的青春，让人羡慕。

临走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替我好好照顾湘南，他太任性了。”

湘南不满，说：“得了吧，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

我看到箫辽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沉默。我说过，我相信时间的力量，它是漫卷的海潮，总有一天会让我们凛冽不再。

箫辽离开之后，我更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湘南的妈妈对我很好，不过她老是我箫辽，发现错了便是一副怅然自责的表情。后来她叫箫辽的时候我便爽快地回应，就像我真的是箫辽一样。

我妈妈倒是很亲热地叫湘南儿子，几乎一次都没有错过。

有时候我也开玩笑，对湘南说：“弟弟，快，叫我声哥哥。”

他的拳头立马就挥舞了过来：“你去死。”

我不过比湘南大两个月而已。

无比的年轻。无敌的青春。

两个英俊少年就这样站在开满鲜花的街道上，做出嚣张无比的样子，一边猖獗，一边数数：15，16，17。

3年。我们白衣飘飘的年代，我们滚烫的似水流年。

17岁，轮到我們高三，我们的脸一天天消瘦，但是眼神依然犀利。我和湘南变成了真正的兄弟，一起回我的家或他的家，一起吃饭，一起休息，然后一起上学。

因为我们，我爸爸和他爸爸也成了好哥们。他们一起叫我们儿子，不分彼此。

① 湘南

两年后的夏至，哥哥从深圳回来，他20岁，我17岁。

这一年，高考提前结束，我和燕北在街道上看见一个英俊的男人像一棵白杨那样朝我们挥手，心里欢腾得厉害，我听见燕北兴奋地说：“湘南，你看，箫辽回来了，你哥哥回来了。”

两年，足以消除我们兄弟俩所有的冷漠和孤傲。

两年，我终于在父母的思念里开始怀念他，怀念他小时候背我上学的情景，怀念他替我背黑锅挨爸爸的揍……

两年里，箫辽给爸爸寄胃药，给妈妈寄治疗偏头痛的磁枕，给我和燕北寄好看的书和好听的CD。

燕北说得对，我哥确实挺好的。

可是当我提起这些的时候，箫辽只是淡淡地笑笑。20岁的大小伙子箫辽，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有嚣张气焰的颓废青年了。他收敛起全部的尖锐，已经会说很温和的话了。

两个月后，我们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在长沙，燕北在武汉。他说他要去全国最美丽的大学，他成功了，他是那样喜欢鲜花的一个男孩子。

我依然幻想着我的城堡。在这座城堡里，我要一个人居住，白天巡行，夜里打更。燕北来信说我一定可以的。

B 燕北

湘南，我们在风里面长得飞快，我们终于长到了18岁，我们终于不再是孩子了。我要给你讲个故事，一个关于京北的故事。

是的，京北，燕京以北。你一定没有听说过他，可是，你穿过他的白色Adidas运动服和运动鞋，你用过他的橙黄色书柜和书桌，你过过他的生日，你甚至用和他一样的声音叫过我哥哥啊。

京北，我的孪生弟弟京北，和我穿同样衣服的京北，总是陪我一起快乐一起忧伤的京北，京北，连生病都不谋而合的京北，京北，15岁那年死于一场流行肺炎的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

湘南，你知道吗？在生命的前15年里，我和京北做的唯一不同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与死。在这场浩劫里，我是幸存者，可是我又是多么大的受害者啊。

15岁那年，我不停地怀念我的弟弟京北，我无法从他的死亡阴影里走出，为了我，爸爸和妈妈离开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燕京以北，来到湘江以南。

在这里，我认识了你，湘南，你有英俊桀骜的眼神，你是多么像我的京北啊。有好多次，我都把你当成了我的京北啊。

湘南，你是我的京北。

湘南，你是我的弟弟。

湘南，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兄弟。

你相信吗？

还有，湘南，我想你了，你能来武汉看我吗？

生如夏花

◎ 尔麦格米

1

记忆如潮水奔涌而至，一波一波把我推向往事的边缘。

我说：“我已经不要你了。”

它说：“但是我终究是你的。”

他说：“既然来了，那么收下。”

2

从食堂二楼的落地窗户往外看，林披着夏日的阳光走在林荫道上。那些高大的乔木们在阳光下站立，每一片叶子都闪着金色的光芒。它们把它们的影子紧紧踩在自己脚下，连一朵也不肯让给他。而林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依旧缓慢而优雅地行走。我想象他嘴角应该浮起若有若无的笑来，这样才更显得他与整个世界的格格不入。

洗碗的时候我看到林慢慢地走出我的视线，回想我们在一起时的那些事情。但是想起来的也不过是一些或者美好或者悲伤的片断，仿佛一个一个点，无法连结成光滑的直线来。我叹口气，原来我与林的过去，也和别人的一样，成了填补记忆深处断裂伤口的用具。补上了，也就该遗忘了。

F捅捅我的腰：“你准备把碗上的釉也洗掉吗？”我朝她吐吐舌头，把水里的碗捞起来。

我只是不明白，我是如何做到把这一段我以为应该刻骨铭心的记忆忘却的。

回寝室的路上F走得很快，头也不回一下。到门口的时候她说：“小同，我觉得我们之间缺乏信任。”我笑笑，不回答。她率先进了寝室，并且坐着，不说话。她这么做是在告诉我她生气了。我知道，但是不以为然。一个人生气与另一个人没有关系，何苦要让别人知道呢？

水龙头里的水肆无忌惮地落到我的身上，头发上。我摸着短短的碎发想，三个月前我的头发还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林，还不知道在这个可憎的学校

里有那样一个眼神恬淡的男孩子呢。那些曾经被我引以为傲的头发此刻正躺在黑黑的厚重的泥土里，呼吸地底阴沉的空气，也许只有鼯鼠与它们为伴吧。而林，他知不知道呢？

洗完澡我躺在床上看书，那些方块字整齐地排列着，一齐向我挤眉弄眼。于是我说：“F，我想去找林。”F停下叠衣服的手伸到我额前，“你没发烧呀！”她说。

“我说真的呢。”我合上书，翻身下床：“真的。说真的。”



2003年7月1日。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的，我想。

这么长的头发，剪掉了可惜呢。那个温柔的阿姨用她卷卷的普通话跟我讲这一句的时候，我听到自己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最底端。

我说：“剪吧。”

剪吧。剪吧。

阿姨动作轻巧。“咔咔咔。”她剪了很多下，每一下都是极尽软和的。我一直闭着眼睛，直到它们全部都落到地上。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镜子里的自己已经是另一个样子了。

“剪下来的头发还要吗？如果不要的话，可以卖好多钱。”阿姨用皮筋把它们扎起来，递到我面前。以前，以前我就是那样用皮筋把这些长长的、细细的发丝扎起来的，我想。

还是，拿回去吧。我接过头发，拿在手里，觉得很沉。记起一个女孩唱过的歌：

我已剪短我的发
剪断了牵挂
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
长长短短
短短长长
一寸一寸在挣扎
我已剪短我的发
剪断了惩罚
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
反反覆覆
清清楚楚
一刀两断
你的情话
你的谎话



“长发呢？”F看到我的时候眼睛里冒出光来。那种惊奇的样子仿佛看到外星人到来。

“何必如此奇怪？”我朝她笑。

“怎么能够不奇怪，那么长，”她说，“为什么要剪？”

“剪了就剪了呗，”我说，“不知道原因。”

我想我终究是没有勇气对着理发阿姨大声说：“那个，我要剪梁咏琪一样的发型。”我是胆小的，我也终究不敢告诉别人，发丝断情丝断。不敢。



我喜欢坐在食堂靠窗的位置。夏天了，太阳直直地照进来，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里，没有丝毫的隐藏。玻璃真是个好东西呢。从窗子里望出去，林依旧优雅地行走。乔木们收起自己的影子，一点点施舍的意思也无。林总是能够把一切处理得迅速而从容，让我没来由地羡慕他了。

“F，我想去找林。”

“找他做什么？”F问。她总是这样子，提一些没有建树却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找他做什么？确实没想过呀。笑自己了。

我扒两口饭。“你等我一下。”我说。我把碗推开，跑下楼去，一直跑，一直跑，跑过他的身边，再从食堂后门跑到楼上，把碗里剩下的饭扒完。看林慢慢走出我的视线，我笑，汗流下来。忘记是夏天了呢。F很不解：“这么跑一圈，就是为了与他擦肩而过，值吗？”她不懂的，我知道。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世的一次擦肩。我想，前世，我为了看看这个男人，一定扭断过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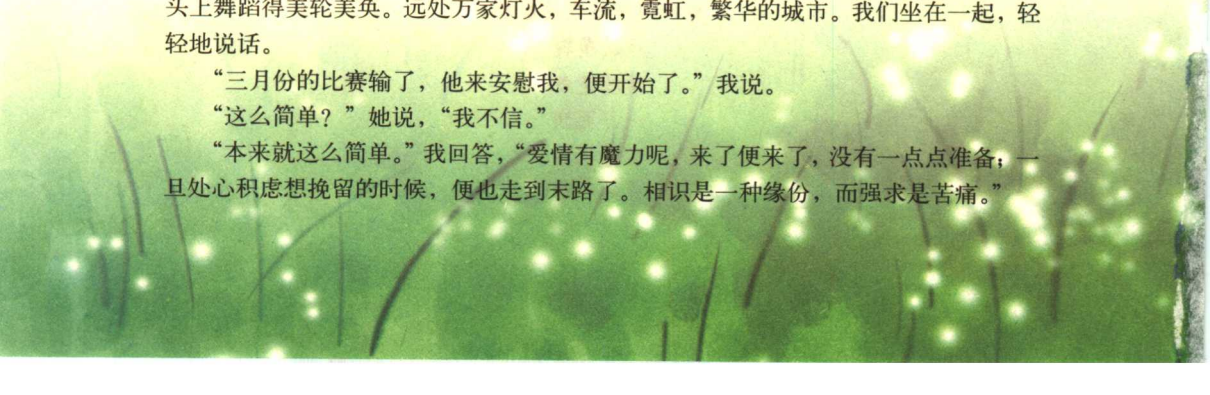
现在的孩子真辛苦，连早恋都不允许。可是，多少年前的时候，像你们这样的年纪早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爸妈了。这是我的老师对我说过的话。那个时候我还小，在这样的调侃里羞红了脸。现在我才知道，十七八岁的孩子，是多么希望得到异性的拥抱。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夏天的时候我们逃出寝室，跑到六楼的平台上面。星星在头上舞蹈得美轮美奂。远处万家灯火，车流，霓虹，繁华的城市。我们坐在一起，轻轻地说话。

“三月份的比赛输了，他来安慰我，便开始了。”我说。

“这么简单？”她说，“我不信。”

“本来就这么简单。”我回答，“爱情有魔力呢，来了便来了，没有一点点准备；一旦处心积虑想挽留的时候，便也走到末路了。相识是一种缘份，而强求是苦痛。”



“所以就结束了？”

“也不全是。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我说。

F点点头。星星跳舞，红的黄的白的，交织在一起。我朝她笑，眼神迷离。

“我们来说梦想吧。你的梦想是什么？”她问。

“好好读书。”

“然后呢？”

“赚钱。”

“再然后呢？”

“养一大堆情人。”

“为什么要养一大堆？”

“有些用来谈情，有些用来做爱。”

“哈哈，”她笑起来，“真有意思。”

我也笑。我说：“真的呢。朋友也是如此的，有些用来利用，有些用来交心。”我在心里说：“你是哪一类呢，F？”

“那么他呢，他属于哪一类？”F问我，眼神亮亮的可爱。

“他？你说林吗？”

“嗯，”她点头。

“他不是梦想的一部分，不能归类。”我老老实实回答。



春天的花还没谢尽，夏季的花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绽放了，那种氤氲的花的气息混合在夏日灼热的空气里，总会让我感到迷醉。“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的诗里是这么写的。这个白胡子老头儿，把诗写得简短而凝练，哲理得要死。

我常常对自己说，一季过去了，春天过去了，春天里的花香与某些记忆里的东西也必须得过去。所有漂亮的东西，不过是繁华浮世的青春游戏，何必苦苦惦念，无法释怀呢？必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春天的到来，世界就是如此轮回的。夏天倒是着实可爱，太阳照射在茂盛的树叶上，叶面泛着金光，仿佛涂蜡一般。而树底下透露出的一个一个太阳的闪亮的影子，显示出阳光本身最具诱惑力画面的特点。与其抱着转瞬逝去的笑容，不如果断地追求崭新来临的光辉呢。

“人生不是用来怀念的，”我对自己说，“要看现在。”

夏天的时候F跟我在一起。“我的朋友都不长久，”我说，“生活就是一个人撑着伞默默地行走。下雨了，一两个人钻到我的伞下，与我成为朋友。雨停了，便挥手作别，留下我一个人，依旧撑伞默默地走，直到下一个躲雨的人出现。有时候雨季很长，伞